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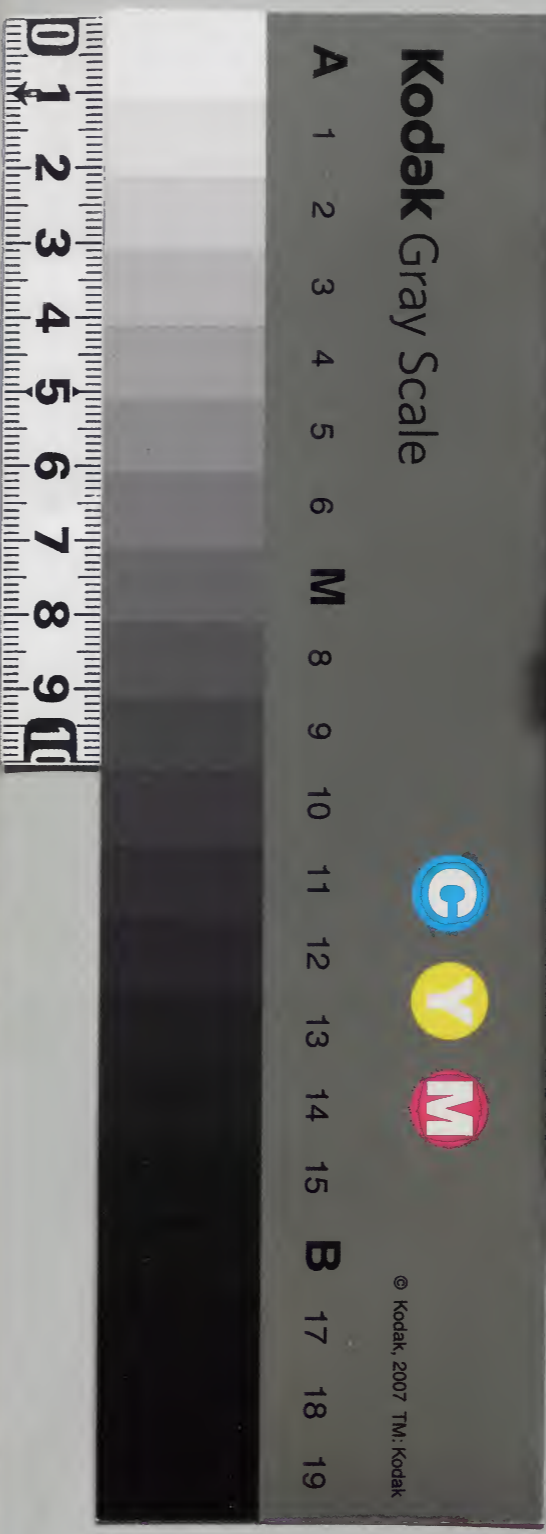
書經蔡傳重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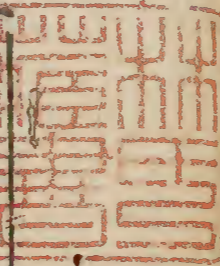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和書門類	二四〇三號	六五函	八架	一五册
------	-------	-----	----	-----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四〇三號	五册	五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03
冊數	15 (12)
函號	191 62





淺草文庫

丁巳
九月六日

書經蔡傳重考十二 整宇林翹直民纂
酒誥

○商受醜酒 泰誓云淫醜肆虐蔡傳
云醜醉怒也

○妹土商之都邑 古注云妹地名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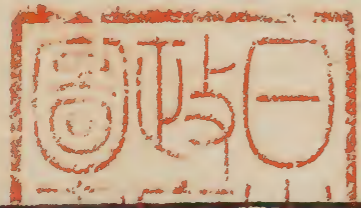
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妹與沫一也朝

歌近妹邑之南詩云沫之東沫之鄉

妹屬鄘紂都在妹 詩鄘風桑中爰

采唐矣沫之鄉矣爰采麥矣沫之北

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毛傳云沫衛



邑疏云沫結都後三分殷畿內則紂都屬鄘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朝歌即沫也金仁山曰沫詩作沫皆紂故都或云即邶也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沫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為衛與不可考旁通薛氏曰沫古沫字水名因水名地愚按古文水名多從女如媯水媯水是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講義云武王告康叔說妹邦被商人

飲酒敗德其風尚熾今此土地人民皆屬於汝汝往之國必以我訓告臣民的大命宣揚于衆使都聽我教訓也

○詩所謂 見前

坡傳云妹沫也詩所謂沫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湎于酒故以酒戒

帝籥曰變沫言妹者少婦之稱幼昏之意紂飲酒耽耽婦人醜淫亡國故謂

殷邦為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象曰：君子以永終知蔽。聖人所以示戒也。醉者昏昧，故明大命，覺之。

乃穆考文王云：

講義云：昔者乃穆穆敬德的皇考文王，始立國在西土之日，此時受命為方伯，眾邦皆在統理，亦嘗憂其酒酒而茲戒之。眾邦中有官之長為庶士，及官之副為少正，與凡治事之臣，無

不朝夕戒勅，他既惟祭祀則可用此酒。蓋天降命，始令民作酒，惟為郊社宗廟的大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縱民酣飲為樂也。夫西土庶邦在我文考熙臨之下，其風俗人心豈商邑可比，而文王猶諄諄戒之如此。蓋誠知崇飲之為害故也。况妹邦舊深汗俗者，汝可不明我命以誥戒之乎。

○穆敬也。詩曰：穆文王。大雅文王篇。

○文王世次為穆。孔疏曰：文王第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密為昭，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穀榆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亶圉為穆，諸盤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當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魏仲魏叔，王季之穆也。又雷辰云：簡祭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旁通云：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穆，與

在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之證非也。○始，今民作酒。物原云：逐人作酪，軒轅作醴，儀狄作酒。周公作酎。事物紀原九云：戰國策狄儀帝女造酒，進之於禹，其之逐，疏儀陶潛曰：狄儀造酒，杜康潤色，而黃帝內傳王母飲帝以酒，然黃帝時有其物，但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初造酒也。又

云少康作酒。文選魏武帝短歌行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註杜康字仲寧
或曰杜康黃帝時人。
天降威云。

講義云：此言酒禍，以戒庶邦也。承上
言酒之作，由于天命，固當究其原，而
不可用矣。然酒之禍，出于天威，可不
思其害，而知所戒乎？首句虛畏德畏
邦，即降威之實。民與君，就庶邦而言，
非酒惟行辜者，猶云皆酒之行，皆酒

之罪也。惟字甚輕，此節相承者，夫既
知有降命之天，而又知有降威之
天，則庶邦於酒，宜知所節矣。

○酒之禍人也。旁通曰：新安陳氏曰
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
意，本為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
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
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

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史氏漸曰：吾切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違者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

○箕子言受至降災，共見商書微子

篇

文王誥教小子云

講義云：武王說我文王于庶臣民，同教之謹酒矣。然其中有年少的人，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又專誥教他，說羣臣之小子，年雖幼少，然各有是官守，即有是職業，或常干酒，將至怠惰，放縱而不能勤，且官職矣。

○小子、少子之稱。孔傳云：小子，民之子孫。

○血氣未定 論語季氏篇文

○有官守者 公孫丑下篇文

惟曰我民迪小子云云

講義云而民之為子孫者亦當于此
專心以聽信爾祖考之常訓而服行
之蓋德之在人有用飲食的細行
有綱常倫理的大德何者不是當謹
的爾小子勿謂謹酒是小德當思細
行不謹大德便虧口腹不節心志乃
喪德有大小而一體視之此便是能聰

○聽祖考之訓矣

○外慕 學士考曰外者指稼穡之外

○一視 原人一視同仁

妹土嗣尔股肱云云

講義云此武王受民之大命欲康牧
明之于妹邦者嗣爾至厥長是務農
以事親肇牽車至父母是服賈以事
親為農為商仰足以事而親心悅矣
曰是承親之歡以適己之志雖洗以
致潔腴以致厚亦何過哉奔走在奉

養上統對孝養看此欲其盡子道以
用酒也與文王惟土物愛同意

○嗣續 詩子寧不嗣音鄭箋續也

○純大 坡傳

○肇敏 旁通曰蔡初王氏曰肇訓敏
未可曉愚按狀言云肇敏也郭云肇
牽車牛蔡氏正据此而蔡初妄譏甚
矣學不可不博

○服事也 見前

○股肱 孔傳云股肱之教為純一之

行疏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
行施由股肱故言繼股肱之教學
士考曰蔡傳嗣四肢之力無有怠惰
則為手足勞役之義與古注異
坡傳曰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修
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也羞進也羞
者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
惟曰我民迪于小子之教懷土安居
嗇于用物其心無惡以聽祖考之訓
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之

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
或大修農事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
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飲食醉
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
常有則于內以察物至又有耆老賢
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者則汝亦可
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
則汝小子乃為王正事之臣亦為天
所順予元德之君永世不忘矣飲酒
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有

所不能故獨戒其沈酒之禍而閑其
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庶士有正云

講義云蓋養老而有導飲酬酢之禮
祭畢而有飲福享尸之禮二者可飲
故也與文主無彝酒飲惟祀同意兩
茲字總承養老事神而盡用酒之道
既以盡臣職得天眷乎看蓋之所治
者事也今能盡養老祀神之事而無
沉湎之失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

職矣、非惟王正事之臣乎、夫之所煩
者德也、今能有養老祀神之德而無
燕喪之德、則王家之眷顧、即天心之
簡在矣、非天若元德而不忘在王家
乎、不、忘、緊、帶、天、看、自、介、獨、強、食、自
輔、之、意、

○伯長也 孔傳

○羞養也 月令曰、群鳥養羞、

○介助也 說文

○常 萬章篇常、而見

○內省 論語顏淵篇

○中正之德 見前

○不禁之禁 羞苟羞饋祀則不禁酒
也、然此外戒之則禁也、不禁者少、而
禁者多也、

○惟君未詳 古注云、汝大能進老成
人之道、則為君矣、胤云、人君若治不
得民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戒康叔
以君義云、黃氏日抄云、古說養
老君之事、秦云、惟君未詳、且合後古

注 金氏云羞有惟君惟猶與也猶
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
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膳
爵執膳爵凡羞於君者皆士也 學
士考云金氏云從古註以羞為進字
義而不為養字義歟

王曰封我西土棗袒邦君云云
講義云武王又特呼康叔之名而告
之說謹酒雖若一事而關於天命則
甚大者我文王撫有西土之日臣民

酒酒酌醇醇然有訓詞教之矣故凡
輔佐文王于徃日者邦君是外統方
國的有御事是外理庶職的有小子
是臣之年少的庶幾能遵用其教都
不敢厚自奉養以致用酒是以內則
職業修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發聞
皇天眷之故我至于今日能受殷命
以有天下定必酒之明效而文王之
餘蔭也必酒之戒其大如此

○袒徃也

說文

○**桀**往。金氏曰：桀匪通，徂往也。遠也。謂文王西土之教，非已往遠事也。王曰：封我聞。

講義云：此下二節言商之所以興，欲康叔法之以明大命于妹邦也。重成湯棄統上天顯，謂天理之顯然者，迪執事言畏，執心言經，德兼哲即迪畏之實也。德者天顯所在，治民之本也。經德如日，躋聖敬懋，照大德而不為外物所間之謂賢者，天顯所資治民

之輔也。兼哲如克，知定後旁求後考而不為小人所惑之謂要，發迪畏之意。迪畏中就有不暇逸，不崇飲怠了。此成湯所以為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成王是法湯之經德，以成德畏相是法湯之兼哲以禮下，具心一迪畏之心也。

○**賢**聖之君六七作。公孫丑上云：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

歸殷久矣

○責難之恭

離婁上云責難於君謂

○帝乙 易帝乙歸妹有天之祖乙帝

乙之義此無別狀則是紂父歟

前編云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

下章始言為臣之事而曰說以御事

以下為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云

講義云惟助惟字重看正見其所以

不暇者與上節成王厥棊二句對講

言成王畏相君德固已顯矣今則助

之使益昭著或宣化于外或秉順于

內以彰其地畏之實也厥棊有恭尹

人能祗辟矣今則助之使益不怠或

行且外顧之憂或分其內治之責以

成其責難之恭也夫助君以脩德則

心在朝廷自不暇于酒矣助相以輔

德則心在廟堂自不暇于酒矣非成

湯垂統之善何以致此畏邦畏

德意點在國教內。天民意點在初君相內。亦可大全有職無職二句。有碍不可用。

○侯甸男衛 見前頁

○庶尹惟亞惟服 前編云。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後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云云。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其事而已。學士考曰。此說多與古

注合。與蔡稍異。蔡引臣說。謂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則卿士方伯之類乎。

韋籥云。唐孔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六有大夫及士。士三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三為亞次之官。必知

惟庶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庶。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不自逸。惟庶雖不為官首。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不自逸。百官族姓而與里居為總。故云。鄉大夫教仕居田里者。也。惟服宗工。兩項有作一項者。謂服尊官之事者。非也。傳是把百姓里居分為兩樣人。小註把百姓分為

兩樣人。而以里居雙兼之時。說訓百姓。無所考據。訓里居可從。我聞之。惟曰云云。

講義云。此言商之所以亡。致康。牧戒之。以明大命于妹邦也。明身正是宗。飲與迪畏相及。正紂惡之本原。處畏德畏邦之由也。厥命二句。以行政言。誕惟厥縱一句。以持身言。皆由酬身所致。盡傷心者。痛身有必亡之機也。荒腆于酒。則視酬身尤甚。不自息其逸。

則視厥命，罔顯于燕，畏威儀尤甚矣。

○恭誓 下篇文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殷世家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註云：酒池在衛州衛縣，紂為酒池，迴船槽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

坡傳云：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酒不

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彊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曩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皆無羅子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于殷，無所愛憇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講義云此結上言商之興亡而欲其
監之以起下發臣民之意也多誥指
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誥者
妍醜一定監于水而無益得失未然
監于人而可勉此古人言監所以不
惟其物而惟其人也得失暗藏成湯
與紂兩邊意下獨言監紂所以亡則
能知湯所以興矣監是武王自監應
前大命意撫于時者如曰革崇飲之

風去荒映之習民盡孝道臣盡常職
是也

○於水監 莊子德充符云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學士考
曰莊子此語自於水監之語說出來
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講義曰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
鄙者內史掌八柄以詔王馭群臣者
及其賢臣百僚諸大臣可不預戒之

乎然此尚其早者耳倡率頌自尊者始况汝之所事若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又可預戒之乎等而上之况汝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司馬掌簿伐違命之政農父司徒掌順保萬民之政宏父司空掌經界定法之政位愈尊則望愈重尤宜正已率屬同以戒謹為事可也

○劾用力也

韻會曰劾用力也

傳曰固也

○侯甸男衛

旁通云林氏曰康叔為

諸侯長故劾及侯甸男衛

○文王蒞庶邦庶士

○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周禮春官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法掌則以逆都鄙之治云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

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云々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二曰官職、
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
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云々、以八
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
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
七曰刑賞、八曰田役、云々、

○內史掌八柄之法、周禮天官太宰
以八柄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

曰誅、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
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
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註
太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戴之、云
云、學士考曰、大全引薛氏陳氏兩
說、旁通云、此章冠之以汝劼毖、殷獻
臣、當如陳氏說、可與大全併考、金
氏曰、太史內史、殷之史官、

○孟子曰、古之人云々、萬章下篇文
服休服采、古注、服行義道、服事治

民疏曰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
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金氏
云爾事以下康叔諸臣也皆與蔡異
○三鄉 旁通云大國三鄉也

○圻父 旁通曰圻詩作祈毛云祈父
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云封
圻當作畿古作祈圻畿同大司馬云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披傳圻父所
以訶問寇敵者賈誼曰陳利兵而誰何
○農父教官 旁通曰大司徒云以土

會之法辨土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
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
之地征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凡
此皆農事既富而後教生王之政也
若疇圻父句薄違農父句若保宏父
句定辟句是古注點諸儒皆從之荆
公初改之圻父薄違句農夫若保句
宏父定辟句米子蔡氏取之

孰能禦之 梁惠王上篇文
前編曰此章歷述而劾苾之紂之淫
配當時諸侯皆習康叔治殷武王專
以酒為誥然獻臣則似賢而止習俗
移人賢或不免如晉清談雖名臣皆
然蓋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
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
管蔡不謹反為武庚所醉卒陷於鬼
厥或誥曰云云
講義曰上節言苾臣已含苾民之意

應妹土二節此下三節又就臣民中
舉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苾之事也
此節是民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也
群飲是不脩農功不服商賈已教而
不從者勿佚者不輕縱也義也予其
殺者不濫殺也仁也
金氏云古者群飲惟蜡云旁通史
記注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
金故賜酺得會聚飲食酒誥群飲之
執其類此歟表氏云殺即殺三苗

于三危之殺，非謂盡殺之也。况云予其殺，更有審定而未必殺乎。

○當斬。司馬穰苴傳：莊賈當斬，韓信傳：坐法當斬等之類。史漢屢用之。今之法，廼聚曉散者皆死罪。

又惟殷之迪云。

此節是臣之不率教者當以法處之也。言民之群飲者固當以法治之也。

然其中有染惡既深而未能遽革酒之習者，則非群飲之比，故不必殺之。而且教之者，即差苟羞饋祀之言也。

○殷受云。孔傳云：又惟殷家陷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治教之。

披傳云：此謂凡酒于酒而不為他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言殷者，蓋為紂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沉

酒而况民乎故凡酒于酒者皆可教
不可教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
敬之意。違于民如違于神也。如此豈
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
不潔治其事。則是陷民于死。同于我
殺之也。

有斯明享云。

講義云。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斯即
教訶指羞者。饋祀言不忘教。辭則染
惡之臣為正事之臣。酌于酒德者。今

天順元德矣。故明享之享。是錫以爵
祿。如不忘王家。無我殄享之意。乃不
用四句對首句看。惟我一人。是對康
叔責臣之辭也。上姑惟教之。是教之
於酒。酒之時。是不忍棄人之仁。此有
斯明享。是勸之于從教之後。見樂于
彰善之義。

○教辭。禮傳云。以其漸染。惡俗。故必
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
以享國。禮疏云。禮成於三。故必三

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

王曰：封汝典云。

上三節以庶民庶臣乎看此合而言之。欲其庶臣以端庶民之本也。朕庶郎大命養老事神，方可用酒是也。兼劫庶一節與迪諸臣二節，意與聽是欲其明之也。勿辨二句，正以見不可不庶之意，以臣為民所視效也。治之者，劫庶以戒之，明享以勸之也。

○辨治也。說文曰：辨，治也。罪人相訟也。徐曰：察言以治之會意。孔傳曰：辨，使也。

帶篇云：按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

酒。察非時飲者謹酒。用使酒節年。澹曰：水溺

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蘇子瞻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賞，未嘗以

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又曰：丁奉曰：周公相武王作酒誥戒酒矣。及相成王定樂歌則自鹿鳴以後燕饗疊陳。盛稱旨酒。為群臣勸。此何一戒一勸相及耶。夫燕饗酒禮也。公之制為此禮。正樂記所

謂一獻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醉。所以備酒禍也。然則雖勸之實戒之。公豈以沉酒教哉。

梓材

孔傳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
如梓人治材、陸音曰、梓音子、本亦作杼、
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
曰陶冶、金器曰冶、孔疏曰、此取下言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
如梓人治材、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
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
之工匠之名、下有誓曰、作室、乃言梓
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曰

梓材
梓人治材
陸音曰
梓音子
本亦作杼
馬云
古作梓字
治木器曰梓
治土器曰陶冶
金器曰冶
孔疏曰
此取下言
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
故云為政之道
如梓人治材
此古杼字
今文作梓
梓木名
木之善者
治之宜精
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
下有誓曰
作室
乃言梓材三種
獨用梓材者
雖三者同喻
曰

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
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
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柳文十七有梓人傳

○監視之監啓監之監 周礼邦國立
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礼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
於方伯之國鄭注云使佐方伯領諸
侯音義云監古暨反監於古銜反
韻會云監領也察也觀也居銜切又

云臨也領也視也居懺切云 學
士考曰摠礼記注及韻會則監者視
也是監視之監也監者領也啓監之

○監而與三監之監同義

○優游 大雅卷阿詩曰優游爾休

○涵泳 韻府曰韓愈贊涵泳聖涯

○沈潜 洪範曰沈潜剛克

王曰封以厥庶民云

講義云視臣民為予奪者能撫臣民
安大家而得其心則可以因厥臣之

心而致天子之眷顧故曰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惟字重看言邦君以一身
處上下之間則所以通上下之情者
固其分之所當為亦其責之不容已
者也此是汎言勉康叔意繳在後

○大家

披傳曰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由
楚耶屈景此晉魯齊楚所恃以為貴幹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離婁上集注云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蓋巨室之
意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既悅

服則國人皆服

○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孔安國說

也周禮春官都宗人家宗人註都
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
大夫所食采邑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北山

篇

旁通云左傳定四年云分康叔殷民
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

汝若恒越曰云云
講義云蓋雖立法已定而猶示以用法之當寬也厥君亦指康叔亦字承上說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為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來其民使臣亦知所視效也敬勞一直說如敬明乃罰以導斯民于懋和哀矜折獄以進斯民于康乂是也肆徂敬勞指三鄉尹旅說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肆徂以下正指其實而言之徂是後

後宥之者咸與維新也亦只是情可矜法可疑而後宥之非少槩宥之也戕敗句亦然君宥其大故臣宥其小所謂敬勞而罔厲殺人者也

○恒常也 說文

○師師以官師為師 官師者樞火全所引新安陳氏說則指司徒司馬司空歟 前編云師者一師之長也即三鄉也 韋籥云官師官各有長

如太史為史官之長太僕為羣僕之
長所屬之鄉則又衆長之長故曰師
師孔氏蔡氏說皆不明之鄉即酒誥
三父牧誓皆同若魯羽父求大宰真
弗忌為宗伯季父子為司寇必三鄉
兼○歷人如今于証罪人所經歷傳
謂藏匿罪人必其罪至死者故與之
同罪也戕人傷人肢體敗人毀人物
業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擊之剥其
皮膚腫記青黑而無瘡癩者律謂痕

痛師痕後音

○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旁通云三
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
或資給之貲當作資以貲資之也
○漢律所謂痕學士考云漢書列傳
五十三薛宣傳云遇人不以義而見
痕者與病人之罪鈞云注與大全
所引同旁通曰痕說文云毆傷也
○此章文多未詳旁通云新安陳氏
曰蔡傳僅訓字而云多未詳信當缺

之愚以意解之云汝若常言及曰我
固有官師為師之鄉及正官之長及
衆大夫然必自曰我不可厲虐殺人
亦以為人上者當率先恭敬勞耒故
在下者無往而不恭敬勞耒矣惟其
有欽恤之心勞耒之意其用刑也故
放往日為姦為究或殺人或歷人皆
宥之故亦於見其君事而有毀傷人
者亦宥之往日紂在時也見厥君事
亦紂事也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為

惡者康叔於此不當追咎於既往而
與之更新可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云

講義云是述先王命監之辭主其效
三句是原先王命監之意正詳所以
為民也脊戍以刑之大者言脊虐以
刑之小者言脊字兼君臣在內此二
句是戒之之辭下三句是勉之之辭
當相形說猶不用罰而用德意合由
以容緊帶敬寡屬婦不必開說至于

二字已是統一國之民言了但就合
由以容中指其甚者耳由字指無戕
與虐言容蓄即敬屬意但就寬刑辟
上說效是責望引養引恬摠上無戕
與虐敬寡屬婦意言使之出于刑辟
之中而就于安養之地也

○受畿內之民 旁通云受紂也非授
受之受東齊陳氏曰康叔益侯故稱
之為監

○監國 左傳閔二年後曰撫軍守曰
監國與此監國字同而意稍異大全
引周禮建牧立監以經邦國與此同
義

○保合其民 易乾象云保合大和

○屬婦合由 古注存恤妾婦和合其
教用大道以容之音義屬婦妾之事
妻也

帝篇云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
州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觀此

曰王啓監。又曰自古王若茲則監之名不始于周矣。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正義曰鄭以為連屬之監。王制云五國為屬，十國為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君殷墟化紂餘民，不主于牧。明監即國君監一國，不言監一州也。按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民，三謂之監。故武王奉先王之監之意而告之。

惟曰若誓曰云々

講義云除殘去暴，猶治田之敷苗也。建邦設都，猶作室之垣墉也。創創立法，猶擇材之樸斲也。特未有以成其終耳。汝惟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旌別淑慝，猶疆畝之既治。培植基本，猶塗暨茨之既飾。潤色經論，猶丹雘之既塗。則有以盡成終之責矣。疆者明界限也，畝者通水道也。卑者為垣，高者為墉。塗暨是飾其外者，茨是覆

其上者梓材指器用言具粗云撲致
巧曰斲字義要明

○誓治也 摠孔疏

○敷菑 孔傳曰言為君監民惟若農
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
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
教化 旁通曰敷廣也 郭璞曰江東
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周禮匠人為溝
洫廣尺深尺曰畎 說文云壑飾塗也
穀梁注云茨謂茅蓋屋也

○丹雘 孔疏曰塗既堅亦塗也不是

以物塗之 茨謂蓋覆也 器言塗丹雘
塗丹皆飾物之名 謂塗丹以朱雘
是彩色之名 有青色者有朱色者 故
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
雘 此經知是朱者 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云云

講義云先王明德是懷諸侯之德懷
遠為近者諸侯與王分固相遠今則
聯之以情而使之近也既勤用謂盡

諸侯而皆用是以懷之三句一直說
如巡守有期錫命有典皆是庶邦享
三句一直說享而方來對懷為夾句
看亦既用句對既勤用句看明德是
忠于事君之德如朝覲有時貢獻有
度皆是典即先王用明德懷為夾之
典集字即上懷字庶邦不享亦如先
王時兄弟方來而既用明德也蓋先
王用德以懷諸侯既無違化則後王
法之以懷諸侯自無異效矣

○夾近也 孔疏

○懷遠為近也 孔傳 學士考曰懷

遠人之義也

○既盡也 韻會曰左傳曰有食之既
盡食之也

○葦簫云揚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取象于比之意先王用
何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
言顯明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

誠上以德而顯比于下下亦以德而
親比于上修其職貢方方而來孰敢
有或者哉○丁奉曰彤弓雖列于一
什之首其實為蓼蕭湛露之次而聖
人之一事聯述者也蓋天子于諸侯
以朝燕會則歌蓼蕭以私燕則歌湛
露以賞功燕則歌彤弓

皇天既付云

考釋曰此述先王以德受命見嗣王
當有以慰之也夫諸侯因當懷矣而

民亦豈可以不化乎彼民麗於王有
民此有土也昔先王以明德克享夫
心故天以中國之民盡付之及其所
麗之疆土亦盡付之是先王之受命
亦隆矣

坡傳曰此言專王惟不殺則子孫萬
年享國故以天付為言

肆王惟德用云

考釋曰此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先
王也今王麗茲土而既斯民則皇天

之付先王者。今幸而付之王矣。苟不用德以化之。其何以慰我先王也。故民新被周化。就未盡去。夫迷惑染惡之習。主惟當用明德以化之本。諸躬行心得形。為政事教化。於以和擇。迷民之心。寬裕不迫。

○肆今也。旁通云。新安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愚按。詔云。肆故今也。郭云。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之為故。故之為今。蔡氏正據此。陳氏未考耳。

已若茲監云。

法程曰。臣所陳先王用德以懷諸侯。用德以化迷民。王必監之不可忽也。然所以欲王監者。果何意哉。惟以諸侯者。國之藩屏。迷民者。邦之根本也。今欲王用德以化服之。使藩屏以固。根本不搖。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惟王繼身之子。子而又子。繼子之孫。孫而又孫。求為天下君而保民。綿綿乎其未有文者。是固臣祈君之深意也。不然。臣豈无為而言之。

不已如是哉

○監視也。旁通云新安陳氏曰已若
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
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
去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
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
當為天下王王之子子孫之永保民
而已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
心歟

○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過諸侯則稱

王。學士考曰儀禮觀禮無此文。

學士考云金仁山以康誥首段洛誥
錯簡加此篇為一以為持材而除此
篇首之王曰封三字謂當周公曰云
云其說最詳見前編可考。

袁氏曰持材首節其綱領也。毋若恒
越曰一節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一
節所謂以厥庶民也。誓田一節正舉
是而喻之耳。今王以下即康叔答王
之詞故曰作兄弟方來。惟王子之孫

孫永保民、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尤切。蓋迷于紂者、在先。迷于武庚者、在後。若茲監、正與王啓監相應。蔡以後監為視、非也。
又云、誓曰、喻治外、作室、喻治內、梓材、喻內之制作云云。
蕭篇云、已者、進戒之詞、雖終而祈君之意、猶未已也。若茲指上明德、以懷諸侯、用德以化、迷民說工夫、在監字內、之制、亦云云。

坡傳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奧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是、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懿、然皆桀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世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

身及其子孫者多一天人之際有不
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之報一一若
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
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教
悲夫殆哉唐未五代之亂殺人如飲
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
錡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
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
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
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

圍錡及蘇逢吉第旦旦滅其族聞延
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
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
以救世云

名詁

○**左傳**曰 桓公二年杜註云武王克商乃營雒邑遷九鼎未有都城至周公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也孔疏曰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

信用也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史記**載至而後去 見周本紀註云獄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獄之邑尊者審慎之辭也言伊雒之陽無遠離此天室也

○**天室** 史記註云天之宮室云今按天室者謂宮室欽史記天室書云宮室為清廟註云宮室謂之定定正也天下作宮室皆以宮室中為正也

詩定之方中朱傳云定宮室星也此
星中時可以宮制宮室故謂之宮室
旁通曰維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
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
天室猶天府又云顧瞻有河謂回視
河水在後也

學士考云今按此事見逸周書度邑
解與周紀字有異同

○周公之歸 下段所引呂氏曰維
是也 事畢周公將歸宗周是也

○召公之書 孔傳云召公以成王新
即政肉相宅以作誥
惟二月

講義云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為創業
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
也不必言安文王之民繼武王之志
以作洛之事告先王見成王上有所
承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
所托召公先經理之所以成其始也
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可為王

城孰可為下都也

○日月相望謂之望 韻會云說文望
月滿與日相望如朝君也从臣从月
从壬壬朝廷也左傳註月體無光待
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
望 孔疏云望者月之半當日衝光
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
云云

○既望十六日也 孔疏云望之在月
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

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

○乙未二十一日也 孔傳云於已望
後六日二十一日

○周鎬京也 孔疏云武王已都於鎬
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
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
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
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
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
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

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

步 孔疏云、步行也、君子舉事貴早
朝故皆言朝也、揚升菴外集二十
六云、步步鞏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惟太保

請義云、三月當屬下旬至洛、輕重卜
定上蓋作洛、大事當稽之天心、故用
卜也、即洛、誥始卜河朔、黎水、繼卜涇、
灋水、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

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非便營造
也、越若來、以上是太保承君命而相
洛、以下是太保稽天意而定洛

○越若來 前編云、越與粵同、若發誥
聲也、來三月猶來明月也、孔疏云
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
三月也

○迺遷 韻會迺、遷、因循也、遷、迺、滂、行
連接也、相如大人賦、委遷師古曰、行
步進止貌

○朏孟康曰月出也。漢書律曆志一
下註文。律曆志云古文月采篇云
三日曰朏。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
明生之名。孔疏說文云朏月未盛
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
朏。朏字從月出是八月三日明生之
名也。
○既得吉卜云云。孔傳云其已得吉
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處。

越三日

請義云攻位即攻具所經營之位作
浴必賈之民力故以庶殷攻位也。攻
字只是平高下定狹之謂。獨役庶殷
者舉事之初四方民未知會故止役
之位成者規模初定也。上節卜定而
得卜見臣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
此節攻位而位成見自公說以使
民而民心服此君公所以成始也。

○左袒右社 周禮考工記匠人丈也
註左袒宗廟在王宮之東右社社稷
壇在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
朝廷在王宮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
市與朝各百步也 孔疏云朝為陽
故在南市為陰故廵北又云周禮小
宗伯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
學士考云逸周書作雒篇可考
○洛汭 孔傳以為洛水北疏云水內
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

為洛水之北

若翼日

講義云此下是周公繼之所以成其
終也周公至是始至洛者凡趨事必
早者任其勞而後尊者責其成也達
觀只是徧視非度其可否之謂蓋周
召同心召公之經營即周公之經營
也

孔疏云周公徧觀無所改易又云周
公來雒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

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

越三日

講義云。史臣叙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宮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為誠也。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工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貴也。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力多寡。工程期限之數。作為一役書。

○郊祭天地故用二牛。旁通云。孔氏

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年。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呂氏云。郊祭天地。祀祭地。愚按。上三說皆是也。古者無天地合祭之禮。郊用二牛者。一為上帝之牛。一為配帝后稷之牛。蔡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說誤。社為土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蔡氏不用何也。蕭簋云。唐孔氏曰。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使知後常。

以此燔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
二牛。以后稷配，故牛二也。郊特牲及
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言
以稷牛。按泰誓篇蔡氏云：郊祭社祭
地。至此又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與
禮不合。漢儒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
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氏
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
勾龍，后稷配食，是鄭玄之所依。按社
者土地之神，稷者五穀之神，人非土

不立，非穀不食，故王者立社，稷為天
下求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
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
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即祀以
為社為稷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昔左氏稱勾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本與犁為祝融等，皆以五行之
官配五行之神。

越七日

請義云：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

以書親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
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
傳布于下既以役書命殷衆于是衆
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來從役忘
其為勞衆殷頑民且也則四方之服
從者可知也

○書役書也 孔疏

○春秋傳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左
傳低作卑杜註物相也相取土之方

計所當城之
丈數揣高卑
曰揣度深曰
奴

○直解曰量度本
末厚薄之制議
役徒之遠通

知用幾人功知用費幾材用

面遠近之宜知事幾時畢知用幾糧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孔疏

云侯伯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

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

耳又曰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

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

厥既命殷庶

講義云自太保至此節以基命成始

定命成終之既首有天人意

禮傳云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
言勸事

太保

講義云史臣記經嘗濟邑之事既畢
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
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
周公以達之王于是率諸侯出外取
幣而而入併自己告王的書都付與
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
于王而托周公轉達者惟以浴為化

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本今新都鼎
建要諾諭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化
其怙侈之習則必自御事始公其以
吾言而達之于王乎

○宗周 孔疏云宗周者為天下所宗
止謂王都鎬京也

○諸侯之幣 古註以為賜諸侯幣於
周公以顯其功與蔡傳異可考前
編曰朱子云孔傳以為王與公俱至
洛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並覲于王

云云、恐不並、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
之不應詳臣畧君陳氏云旅陳也成
王在鎬諸侯在洛以幣陳王及周公
公攝王事故也朱子云王在鎬告卜
既吉而後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
歟

○御事 袁氏云蔡以御事為指成王
非也庶殷之御事也蓋誠民必先服
殷事故告庶殷亦自乃御事也
韋齋云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稱天

子猶漢人稱朝廷為懸官

○稱人為執事 國語越語使下臣種
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云
云又范蠡自稱執事云云後世韓退
之書張僮射為執事之類尤多

嗚呼

講義云曰元子曰大國皆傲動成王
之詞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應元
子大國說無疆以大言非言其久也
言王既為元子而統大國則在今日

固有莫大之休也今日之受安知不
為他日之改是又有莫大之憂也正
見天命不可恃意奈何弗敬是召公
深致意之詞能敬則民心悅而天意
得無疆之休可常保矣

○曷何也 說文

○其詔辭 韻會云詔辭詩夜如何其

○元子 孔疏云釋詁云元首也首是

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子者凡

人皆云天子天子為之首耳

○伊尹亦言 大甲下篇文但皇天作

惟天

陳氏云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講義云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而言

天既遐終句正指上改厥元子句下

是就其中推出不可恃之意天亦字

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

重哀斯民之無辜故其眷命轉而之

文武也。懋字指文武言。大意言紂不能敬德以誠小民，故天絕其命。雖殷先王亦无如之何矣。使王不能疾敬德，則亦无以誠小民。而天命又將他歸矣。雖文武亦將如之何哉。此敬德之功所以不可緩也。疾字重者，見初服之時，天人所係甚大，不可少有怠緩。意敬德下補誠民永命出來，與上節相應。

○精爽。孔傳云：殷先智王精神在天。蔡氏不曰精神曰精爽。左傳昭七年有精爽至於神明。註爽明。疏云：精亦神也。昭二十五年：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智藏。瘵在前編云：葉氏云：紂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與古註蔡傳稍異。孔疏云：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

○夫知保抱。馮持音義云：夫如字。疏

云夫猶人言天下盡然王庸云匹夫抱子携妻欲安其室

○無地自容 孔傳文

王其疾敬德 古註連下段

相古先民有夏

精義云此商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墜命震重看正發不可恃之意。見成土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永命也。此

節與上二節及後言天命不常非有二意

○禹傳之子 詳見孟子史記

○面考天心 孔傳云夏禹能敬德天

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

之。今是舉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格正其命 湯誓而割正夏 秦誓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幕齋云相古今相同因夏遠殷近李

文于夏則揭相字千古之上于殷則

頃稱相字于今之下者是以夏殷相
對乃是以身殷相形若曰天命之與
常豈惟殷為然哉你看古先有夏若
尚者德足得天而天啓迪之又從其
子賢而保佑之由于是而考天心頃
而不違以祗召而傳于天人相與之
盛如此

今冲子嗣云

講義曰上言德之當敬此欲其任老
成以為敬德之輔也老成之人計慮

十月七日

深遠外迂濶而幼冲之君喜用新進
執常易踈故特以無遺壽考告之首
句虛下二句正言其所以不可遺之
故古人之德即敬德如夏之方懋厥
德皆是稽謀自天者言其德与天合
心与天通如何而墜命固有以默識
其幾微如何而永命亦有以潛通其
主宰所謂廸知帝命格知天威是也
謀是揆度之意謂其所謀度皆稽之
天也

○幼冲之主 孔傳云幼冲成王也

○不可遺棄老成 孔傳曰童子言成

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
欲其法之

前編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

古人之德必資老成

蕭篇云冲子二字正與壽考相形一

念不在老成便是遺則字是斷然之

辭

嗚呼有五雖小云

講義云誠字當云變其怙後之習而

馴擾于法制之中革其凌蕩之風而

優游于教化之內非使民得所之謂

也今休就入天命意謂民心安而天

命俱安近景運于方隆開太平于有

象而為今日之休養也今休二字有

味對無疆惟休看前休字以受命時

言此休字以永年言對昔言之故曰今

也

元子 學士考曰 禮傳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與祭傳義異而意通

誠和 說文

巖險也 韻會曰山貌 禮傳曰巖

借也當顧畏於下民借差禮義疏云 巖參差不奇之意畏其借差使合禮義也 坡傳云巖險也

王來紹上帝云

講義曰今作太邑豈徒為逸豫之計 蓋將自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自此肇稱殷禮以享答神祇自此定中圖治以誠和萬民且之所言即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方為至極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吾王不可不加之意也

○對越上天 周頌清廟云對越在天
朱子曰越於也

且曰 前編云周公召名之蓋君前
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

王氏曰 旁通曰大司徒云以土圭
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
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
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
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焉然馮氏
字亮云土中之說蔡氏引王氏所論
而今本多訛日東景夕多風語為景
朝多陽日西景朝多陰語為景夕多
陰宜正之又案王氏據周禮而鄭註
不明蓋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

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
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
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云者，是
立表於晝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
影必短於圭，而其地多暑，是偏於南
矣。日北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北也。表
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而地多寒，
是偏於北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
至夕而表影方與圭齊，是又偏於東
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

方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
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之中也。
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占
之說，以為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
為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
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
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
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案
寰宇記云，河南府登封縣測景臺在
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周迴十六

步周礼地中在妣也。縣北有陽城山。蕭簪曰：地中非地體之中，乃其地得寒暑風雨中。鄭康成以為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故王畿千里取其景同。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然則康成之言未可據也。冬至漢丈三尺，唐丈二尺五寸一分，夏至漢尺五寸，唐尺四寸七分。夫日行有遠近，土深有南北，氣應有早晏，故其景不能不小。

有出入也。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穎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獨取陽城，日景以為法，與漢志不同。○測景之法，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國而阜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較之刻漏，而後為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妣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

夫當至而不至、未當至而至、則有日月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正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二蔡、至武津、至岳臺、為適中也。

前編云、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至洛之驗、恐未然、此亦勅王來宅洛之辭。

周紀曰、洛邑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王氏擬周禮史記以解之、王先服殷御事。

講義云、此推言化民之本、予臣也、先字重看服殷句、虛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比介二字串說、副貳我周臣、即所以親近我周臣也、惟日其邁、對上二

句言即化服之效。臣化則民可化矣。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漸染陶成。後漢書馮衍傳曰楊朱

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

之易性兮。

此介。孔疏謂周臣恃功加陵殷士。

殷人失勢。蹙是周臣。新舊不和。政必

乖戾。故戒此介之與蔡稍異。

王敬作所云。

講義云。召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視。

效要化服殷之諸臣。必先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于是。如人的身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主宰。萬化之根原。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隳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為化服臣民之本也。

○所無逸之所

無逸篇

坡傳曰、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
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當節文、殷人
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
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黃氏曰、抄云、孔傳曰、敬為所、不可不
敬之德、蔡云、所、所也、猶所其無逸
之所、主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
敬矣、古說作一句、讀所作虛字說、蔡
說作兩句、讀所作費字說、然古注不
費力、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講義云、上欲成王敬德、誠民永命、以
盡它洛之事、此欲其監于夏商之墜
命而力行之也、首一我字、指成王言
監字、兼得失而意重在監其失、一邊
觀下墜命句、可見曰不可不者、言不
監二代、則不知有覆亡之憂、而無以
為懲創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即所
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敷言、則天命不
可知、以理言、則係于敬德、惟不敬德

而墜命此乃可知者也。與相古先民
節相應。蓋夏商之命所以不可恃者
以不能敬德故耳。

○夏商歷年長短云云。禮傳云夏言
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之相兼也。
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不
王所知。孔疏云殷之賢王猶夏之
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

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
是也。台公此語指以王故知言我不
敢獨知者其意言不_若是王所知也。
禮傳云台公必成王恃天命以自安
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多歷年與
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
所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
命也。今王不監此二國修人事而已
均事也。

今王嗣受厥命

講義曰禹之祗德湯之懋德都是有
大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
勉力純嗣務要學他的敬德方可以
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况王乃新邑
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
甚重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
德以保天命而為有功之君也

○今王繼受天命云云 孔傳云其夏
殷也繼受其王命三惟當以此夏殷

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頌其功德者而
法則之

坡傳亦了九黿頭曰白誥一篇初段
終于冲子又後冲子生出茅二段二
段終于初服又後初服生出第三段
意若貫珠

王乃初服 孔傳連下句金仁山云
然

嗚呼若生子云云

講義曰以德言如天迪其德之意吉

凶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
以國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三句皆
重不可知上所知者在我之初服能
敬與否身能敬德而嗣若功則自貽
君身之哲自貽禎祥之吉自貽國祚
之歷年矣

○王之初服若生子云云 旁通云新
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
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
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

命為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
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
者王之初服也猶是也此一節發明
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
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
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
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也判於此
自公所以欲王秉此一初之機而疾
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
其秉此機而速勅之

宅新邑云

講義曰、召公又說如今洛邑新成、我王未居于此、正初服之時、遠近臣民無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為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留、係於民心、民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其用此敬德、以和民、使人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行國祚于千萬年、豈不美哉、

○容可緩乎、
滕文公上云、民事不可緩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云

講義云、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事也、重不用罰上、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舍躬行意、有功則非藝之民化而導民之功成矣、

○民猶水也、
荀子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泛濫橫流、
滕文公上云、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註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

披傳：鼈頭子淵曰：若有功者，詔辭以治民為有功也。應前嗣若功。

○殄戮 披傳曰：古今執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為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于殄戮，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于此哉！臯陶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慎，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于殄戮，則臯陶不當戒，而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字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為過也。而孔

牛惡之如此惡其特殺以為政也今
予詳考百公之言本不如說者之意
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
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
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
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
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
先倡也如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
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亂刑
固不可廢也而特刑者必亡痛百公之意為

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其惟王位在德元

講義云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誠
民事也位在德元是疾敬德所成猶
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位字猶居字
言王惟任元子之責而天德亦履于
崇高它元后之尊而敬德亦躋于首
出不惟立位之元而亦居德之元也
儀刑用德則無後淫用非彝者矣越
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蓋位在德元

德固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為益顯矣。

○小民皆儀刑云云 全批孔疏

上下勤恤云云

講義云、然欲歷年長久、豈必他求、蓋天以民為心、國以民為本、惟欲王誠和小民、常加憂恤、于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年耳、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于此。○君臣勤勞云云 孔傳曰、言當君臣

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又曰、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云云

講義曰、此總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誥之意、明德、處、截、上、是、以、尊、君、之、責、任、諸、已、下、是、以、祈、天、之、實、望、諸、君、威、命、以、政、令、言、應、上、勿、淫、用、非、彝、節、明、德、以、教、化、言、應、上、位、在、德、元、節、蓋、不

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也。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為明也。通本敬德者保是遵守而無敢失墜之意。受是順從而無敢違逆之意。此雖召公自任實預期之辭。作未然者。王末有成年二句。欲其盡威年明德之實。以為己之保受也。末有字。重看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講觀。註當字可見成年者。正若有夏勿替有殷而元子不改大國不止之謂也。顯者後世稱敬德誠

民承命之君必歸之王。如今聞不已是也。

○ 離民 孔傳以為正民與衆異

○ 奉幣之禮 孔傳曰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 拜手 韋齋曰唐孔氏曰拜手頭至手。誓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

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誓首重言之
諸言拜手誓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
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誓
首施之于極尊也公為此拜者王
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
此拜手誓首一句史錄其事非也
語也也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
鄭云拜手誓首者公既拜興曰我
小臣以下言也公拜訖而復言也

十月十六日

洛誥

洛或作雒韻會洛古書作彖通作雒
後漢都雒之都陽以火德王為水剋
火故改為雒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 孔傳曰

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
作之遣使以所卜告北逆告成王

周公

講義曰此洛邑既成周公授使者復
王之辭曰復者作洛之事成王命之

周公至此告成以復之也遣使而拜
手稽首者如見君之敬也

○逆復 周禮天官小宰宰夫之職待
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考註
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
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夏官大僕出入王之太命掌諸侯之
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鄭
自表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梁惠王上有復於王者集註云復白

也

○先儒 指孔安國等也

○王莽居攝 漢書列傳六十九王莽
即真天子位莽命孺子嬰曰云云王
莽執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
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
得如意云云

○蘇氏曰 康誥首段曰惟三月哉生
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威勤乃洪大誥
治蔡傳引蘇氏曰此洛誥之文

董氏曰抄曰古說成王幼周公代為
君辟至是復還於王蔡氏以康誥篇
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為
洛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為公遣使告
於成王復乃復命之復明辟乃稱成
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
待於復王奔居攝潛移漢鼎皆儒者
謬言復辟有以啟之愚謂此說不獨

考正文義甚有功于天下後世名義
大矣

坡傳曰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鎬為宗
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
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
首之文

今按諸儒皆據此說葦菴曰賦功屬
役便就築作功故曰誥治大邑大和
會大誥治皆史臣隆重之辭既曰洪
又曰大者洪字就用公言之大字就

誥言之
學士考曰、今按咸有一德、伊尹既復
政、厥辟、華註以為伊尹已還政太甲
云、與此篇復辟字同、而心異、歟、蓋
夫太甲有失位、可復辟、成王無失位、
則不可復辟、歟、又按孔傳、漢時未顯
於世、新安陳氏謂王莽因孔氏釋經
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具嘉者、議安國
是過歟、又按周公拜手、誓首、遣使者
者、所謂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之

義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講義曰、此先叙其所以作浴之意、王
如弗敢、是表王退托之心、以明已不
得不任其責也、基命以始之、營建新
都而言定命、以終之、大後告成而言
蓋作浴、本以承天休、故皆言天命也、
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責、
大相者、視其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
為下都也、含下卜、浴意、作民明辟、無

統馭諸侯撫綏萬民言曰明辟雖尊
稱之辭實期望之意

○退託 為政篇集註姑為是退託

○基命定命 季士考曰今按基命者

成章創之意歟定命者守文之義歟

孔傳曰如往也與蔡傳不同又曰胤

繼也孔疏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

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

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

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

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
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

講義曰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

于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之處殷民

近便乃先卜此地不吉于是改卜澗

水之東澗水之西以為王城朝會之

地而龜兆正合其所定之墨又卜澗

水之東以為下都處殷民之地而龜

又合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

北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此無茲
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
獻之于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
知也

○乙卯即台誥之乙卯也 台誥曰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

○京師 公羊傳桓九年云京師者何
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
也天子之居以衆大之辭言之

○河朔黎水 旁通云蘇氏曰黎水今

黎陽漢縣今大名路濬州也地有黎
陽津亦名白馬津 今按東坡傳與
此異也

○澗水東 旁通曰史氏漸曰澗澗之
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
偏也同洛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
同非洛自為洛澗澗自為澗澗洛邑
居天下之中伊洛澗澗實周流於其
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澗水
在洛之左周公於澗澗之中龜兆告

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居定却社宗廟
是為却鄆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
之左越澶水之東龜復吉遂營下
都名曰成周又曰東却以居殷民今
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食者史先定墨坡傳曰卜必以墨
墨食乃兆蓋有龜不死者孔疏曰
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圻依此
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
處故云惟洛食

前編曰卜黎水卜澗東澶西舊云卜
王城卜澶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
冢殷氏也據多公以戊申之朔至洛
卜宅則王城為己卜厥既得卜則經
營則卜之為己吉後七日而周公至
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實
神明至肅己宮而卜澗澶定洛而卜
何朔否公卜之用公又既卜之聖人
不尔為也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
也周公乙卯之所卜下都也先卜河

期以殷民懷土遷焉者便也且自黎
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遠既而三
者皆小吉而唯洛之食食者卜龜之
時史先定墨而灼之止食其墨也
亦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
亦唯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
亦利於民真王者之都興國者台公
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
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台公不敢專達
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台公之卜而

周公達之

孔疏曰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
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
地因此言所卜之象皆一時之事也
黎水之下小言吉也我乃是段卜之
辭明其小吉乃段故知卜河北黎水
之上不吉也武王定羅于邲邲已有
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夏殷皆
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
不吉乃卜河南也 蒞篇曰臨川是

氏曰、龜卜古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
錄、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
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
明為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
坡傳整頭曰、了凡曰、按召誥、召公得
卜而經營、即此卜是也。周公以為我
卜者二、分同心、召公之卜、即周公之
卜也。

○伴使也

坡傳

孔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

說始卜定都之意。

王拜手誓首

講義曰、我據卜、觀圖規模弘遠、乃知
公之宅、治用意深長、非徒為一時之
計、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
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圖治用
敬承休命于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
如此、則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
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匹配也

韻會

○視示也 韻會曰漢書多以視為示
○十萬曰億 韻會曰詩禾三百億了
鄭註十萬曰億毛云萬萬曰億孔疏
云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為億鄭以
古數言之楚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
官有十醜為億常昭云以十醜承萬
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
始以萬萬為億禮記王制為田九萬
億畝註云萬億今萬萬也疏云億今
十萬

二人共負 孔傳謂王與公共正其
義疏云伴來來者使二人也皆與蔡
異 袁氏叢書云負即厥賦負之負
謂卜也若以為正殊無意義

周公曰

講義曰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歷告
以宅洛之事說王者為天地神人之
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為先務王
其首舉盛禮忘祀于新都臨鎮之時
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

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
紀者，皆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
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殷盛也。韻會云：周詔嘉祉，殷富生
物盛也。今按：孔傳為殷家之禮，與
羣傳異也。

○五年再殷祭。公羊傳云：文二年八月
大事于大廟，踰僖公大事者，何？大禘
也。大禘者，何？合祭云云。五年而再殷
祭，註：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

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疏云：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得言再殷祭云云。

周禮：太宗伯註云：魯禮三年喪畢而
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
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
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禘，禘部。禮記
外傳曰：禘，禘謂之殷祭。春秋之經有
禘而無禘，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二
殷祭耳。禮記曾子問云：君之喪服

降而右殷祭禮也。疏云：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大夫士不應有禘祫。是釋除之祭也。

○昭假上下

詩大雅烝民昭假于下

○雨暘時若

洪範肅時雨若又時暘

若

○關於事情

史記孟軻傳

○放諸四海無所不準

禮記祭義云

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名。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胞翟之賤

禮記祭統夫祭有畀輝

炮翟闇者惠下之道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重門之賤者也。云注：輝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放羽舞者。疏：周禮考工記鞞

人之官掌作報木張皮兩頭鞞之以
為鼓翟即狄也詩邶風老手執籥右
手秉翟云云

葦籥云丁奉曰鼠豕昆蟲之害稼一
也蜡禮于鼠豕則祭猫虎除之其若
昆蟲則無于除之者而反并而祭之
蓋祭有報有辟祭猫虎報功也祭昆
蟲辟災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
由祖有神秉畀炎火然則昆蟲果無

除之之術亦但請辟于神而已傳胞
翟胞者肉使之賤也翟者樂使之賤也
○有字顯若易觀卦觀盥而不薦有
孚顙若程傳宗廟之祭始盥之時畫
且至誠顯出瞻仰之顙仰望也

○格君心 孟子離婁

予齊百工

講義曰此與下節是告以記工之事
言宅治之當務也此節乃起下節意
齊字是整飭之意不重選擇上蓋成

夫卽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視聽而教詔百工又人君之事亦人臣所得專者故公但徵示其意以待成王教詔之也有事指下節而言

○整齊百官 前編曰周公率百工迎成王於周以居洛而告之

○予惟謂之曰云云 旁通曰新安陳氏云周公言我今整齊其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

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徵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卽命曰

講義曰今王定此新邑就當告命百官說爾羣臣之中有宣力王家而功勞尊顯者則紀錄之千冊藉他日奉大烝之禮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爲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

先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
功的既受此褒獎之命。益當感激殊
恩。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庶幾
前功不替。而允祀可保也。

○祭法曰。禮疏云。法施於民則祀之
者。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及契
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舜及鯀。冥
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禹是也。能
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湯及

文武也。前編記功字者。所謂銘于
大常。藏在盟府者也。韋齋曰。司勤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
丞。司勤。詔之。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
享也。

大丞。韻會曰。冬祭曰丞。月令孟冬
是月也。大飮丞。左傳桓五年杜註
云。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
薦者衆。故蒸祭宗廟。盤庚云。大享
于先生。爾祖其饗。與享之。孔傳云。大

享，丞嘗也。周禮夏官司勳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室。疏云，祭
功臣在冬之丞者，丞者衆也。冬時物
成者衆故也。書註為丞嘗者，其嘗時
亦祭之也。或周時直於丞時祭殷時
丞嘗，但祭禮異故也。

丕視功載

講義曰：周公說褒賞所以勸功，須要
至公無私，乃能服衆。今王以此紀功
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都
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
賞的一出于公，則人知感奮，百工都
忘私徇國，而一出于公，其若或出于
私，則人思僥倖，百工背公樹黨，而亦
出于私，其是其否，其私皆做傲上人
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

係之重如此可不慎乎

○至大韻會云說文五大也

○載籍左傳序身為國史躬覽載籍

疏云載亦書也史記伯夷傳載籍

極博猶考信於六經

孺子其朋

講義曰此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害欲

王謹之于微也首句其朋是不可意

繫承上文說下句其朋是設若意乃

起下語無若意依註將有若意思說

臨未當轉無字意始而此黨不過一
人之私終而數同誕慢將偏為百工
之私無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也蓋
極言其害以見不可私之意

○孺子稚子也學士考曰疏云孺子

幼少之稱鄭玄云謂成王也此上皆

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

為害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

今按孺子者蓋侮幸嬖臣之類歟孔

疏之旨與蔡傳不枝招喚。前編云
朋友之也。謂友群臣也。其往謂往洛
邑也。後漢書引此作慎其往。今案
孔傳少子慎其用靈。云云。此版訓戒
之詞也。故皆取用慎字。歟。
○朋比也。孔傳曰朋黨也。
○黻黻。前編云。黻小明也。云云。今按
六韜曰。消。不塞將為江河熒。不
滅如炎。何。不伐兩葉將用斧柯。
坡傳曰。今我大閱視爾功。載藉而所

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
我所齊百工也。于是周公乃訓責成。
主曰。孺子具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
具以黨為政乎。與雖小過如火。始作
不即撲滅。則其所灼燁者。漸不可絕
矣。

厥若藝

講義曰。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圖治
于洛。內治尤不可以不舉其順行常
道。如綱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

事刑政紀綱一一振舉當常如我攝
政之時不必紛更所任使的人只用
見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不要參用
私人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
各就其職明白振作以圖勵精之功
醇厚博大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
道早舉而新政有先永有美聲于後
世矣

○其順常道 孔傳曰其順常道及撫
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醇厚博大

蕭篇曰易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
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
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具施為寬裕
祥容弊革事理而人安之又須當敏
而能斷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浮越
險也此二句非相悖程子謂以舍容
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公曰已

講義曰此承上起下之詞已者不能
己之意惟終內兼上下文講言不特
記功教工及內治之事在所當務而
統馭諸侯教養萬民之事皆當修舉
以終文武之業然後天命可永為億
萬年之休也

○內治 指周朝廷王室百官事務

○統御

前編曰已者欲其勿為退託也汝為

冲子亦既長當思終之之責
汝其敬識百辟享

講義曰此告以統馭諸侯之道所以
終文武之業者蓋洛邑之作本以朝
諸侯故統馭不可無道也敬字重講
正道之所在蓋人君能敬則清明在
躬好惡不蔽諸侯之或誠或偽皆無
遁情也統馭獨言享上者洛邑告成
之日適諸侯享上之時人君能辨其
誠偽則可因之行賞罰而天下以懲

以勸也。享多以下，是詳言所以當識之意。享多儀，句是汎言其理如此。

○享朝享也。

孔傳曰：奉上謂之享。

孔疏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享多儀。

孟子告子下集註云：享奉

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云云。蔡傳本於此。

○王度。无傳。昭公十二年，祈招詩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辨之於早。易坤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

○察之於微。

坡傳曰：春秋傳曰：晉趙

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

十月廿六日

乃惟孺子

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多唐之衰
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
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
之戒至多哉

講義云周公又告成王既勤政化民
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
我之所汲汲不暇者所我教訓汝所
以輔民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教化
可也汝若干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

亂是豈享國長久之道乎首汝正父
汝正父武王固嘗樂民彝而我亦嘗
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篤叙汝正父武
王之道若大若小益厚而不忘或先
或後有序而不紊无不如我為政之
時則人亦不敢廢汝之命矣

○頌朕不暇 孔疏曰己居攝之時為
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
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
之常而用之

○汲、增韻汲、不休息貌 禮記

問喪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正父武王也 礼疏曰、正父謂武王

言其德正故稱正父 坡傳曰、正父

諸正国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先正 說命先正保衡 秦傳云、先世

長官之臣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

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鄭注曰、先正先

君長也

○明農 礼疏云、伏生書傳稱礼教仕

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
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是教農之義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講義云、公歷、稱舉以誨我焉教以

冲子惟終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

文王武王之光烈戒以惟時不永使

我小子持盈保泰奉答上天之眷命

教以彼裕我民使我小子教養四海

使皆和而不亦恒而可久以安此眾

庶于 此皆予小子所不能及而

公一一教之明休之功何其大哉

恒者使天可久也 仰不愧天俯不忤人 易云恒久也 盡心上篇

○稱舉也 周語君子不自稱也舉也

惇宗將禮

講義云此對上節言亦明保之實俱

兼丕顯德來惇宗二句是厚于報功

答功宗元祀之詔咸秩句是周于祀

神答肇稱殷祀之詔

○宗功宗之宗也 礼傳曰厚尊大禮

舉秩大祀疏曰秩詔將大也

披傳云惇宗厚宗族也將礼兼礼也

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帝篇云惇宗二句答功宗元祀之詔

咸秩句答肇稱殷祀之詔惇宗二句

上虚下實稱秩句正是惇稱秩者記

功之籍已有次序奉其所序以為元

祀非祭時方叙之也

惟公德明

請義云制礼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

昭明光顯于天地之間，勤勞施布于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克塞，穆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迎迓國家之治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天下者，件件脩舉無有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藉如此。我冲子更何所作為？只是早晚之間，謹愆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予方仰承千公公其可以遷去哉。

○旁無方所也云云。 礼傳云：四方旁

來為敬敬之道，以迓太平之政。未迭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礼疏云：克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克典光被四表也。

○謹祭祀。礼疏曰：祭統曰：礼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礼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礼，祀于新邑，咸秩且文。欲各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且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

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王曰公功斐迪篇

講義云祖奉天安民者猶教詔之不
忘穆穆近衡既有輔弼之勳而所以
報功祀神者猶誨諭之不急公之斐
迪何如其厚也困不若時者欲其寢
明農之志而所以啓迪我者常如是
也正是留之之詞

○周公之功 孔傳云公之功輔道我
已厚矣天下無不頌而是公之功

前編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學士
考曰此數段有主曰無公答所以為
有缺文歟

王曰公乎小子云

講義云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
也成王言我於新邑祀已舉政已發
矣然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
可忘我其遷居鎬京而命公
留後以治洛焉曰後者謂繼其後以
治之也

○余公留後治洛 黃氏曰抄曰舊說
以治誥余公後之語為公欲明農而
成王為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
成王回鎬京而留周公於洛若封魯
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見
費誓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為成周
既成遷頑民蔡氏謂其遷已久此乃
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愚按成周即
今洛陽是為治邑之下都保釐大臣
如君陳畢公皆居之畢余之書曰今

予祇余公以周公之事又曰周公克
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則周公治洛無疑凡皆合從蔡說
蓋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精矣

○先儒 安國穎達之後也

○留守 後漢光武紀使王鳳王常留
守云、又列傳三十四張禹傳永
元十五年和帝南巡禹以太尉兼衛
尉留守 學士考云蓋子季任為任

惠守左傳荀瑩居守皆留守之義也
蕭何留收巴蜀守關中寇恂守河內
皆是留守之任也然皆未以為官職
故太子御覽事文類聚等皆以張禹
為始而後舉隋代王侑李淵云類
聚云唐太宗親征遼東置京師留守
以房玄齡充蕭瑀為副其後車駕不
在京師則置留守高宗幸洛陽以李
晦為西京留守其後車駕發京師則
置留守又云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

元本留守京師云

留後 溫公通鑑百八十三 隋煬帝

幸江都 命越王侗殿達元文都韋津

皇甫無逸盧楚總留後事胡三者註

云總留後事者帝出巡幸以後事付

留臺官總之

事物紀原六 箭鉞帥曹部云宋武起

義以孟昶總樞後事其代荆列也以

劉道隣監留府事此留後之始也唐

開元之後凡節度入朝或遙領不臨

鎮則置留後以董軍事唐會要曰開元十五年十一月蕭嵩領河西二十六年正月李林甫領隴右揚國忠領建南嵩以牛仙客林甫以杜希望國忠以李察崔圓並為留後此蓋置官之始也德宗正元二年程懷直又自稱觀察留後紀原留守部又云成主年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通典李晦為西京留守開元十一年太原府置尹以尹為留守唐志云車駕不在京

則置留守此蓋奉官之始也今按

紀原以君陳分正東郊為留守君陳

之職者周公事也然則周公留守留後之始歟

東郊未開 費誓十序曰魯侯伯禽

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就國 魯世家武王終成王少

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

魯 按前編成王元年命周公子伯

禽代就封於魯三年伯禽征淮徐作

費誓是年周公東征誅三監七年管

洛邑作洛誥

四方迪亂

講義云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崩詔已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公必為冠但新邑初定記功之命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之大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為缺典公必勉留以待宗祀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宗禮即功宗之禮

坡傳曰方以道

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子者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

講義云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師工效職于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于職業可也然此果何所為哉亦以今日洛邑之民乃

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
服于德義安于法制則殷民安王
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為我周之藩輔矣
其後留後之後

○士師工 朱子曰士也師也周禮有
其士有其師有其工

○漢三輔 通鑑綱目五漢武帝太初
元年定官名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皆是歲所改也集覽百官表右扶風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云云

太平御覽百六十四云三輔黃圖曰
太初元年以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
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
翊以輔京師為之三輔

○四輔 孔傳云四維之輔疏云管子
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云朱子曰
四鄰也 旁通云樂王制設四輔及
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
不執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
公且任大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輔

故止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
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朱子四
鄰之義可表氏叢書曰宗周之四
輔漢三輔本於此非也按漢三輔乃
指地言謂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周
之四輔乃王制所謂設四輔及三公
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耳孔
疏引文王世子曰四輔謂設衆官為
四方輔功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
人為四輔學士考曰王制無四輔

事見文王世子宜以穎達所考為正
○治漢書高祖紀陛下得韓信又治
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

王曰公定

講義云成王於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
公其定止於此以治治我則往歸于宗周已
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又
欽而悅之無不愛敬公公能係屬人心如此正宜
鎮撫治邑以慰安之若公去則守成無功誕保
無人是以困我矣公慎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

今歸周公治之心是切其於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息是在公同心共濟而已

○定爾雅曰止也

○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 漢書列傳

六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武帝報

曰云：書不云乎公毋困我注師古

曰洛誥文須留京師毋遠去令我困

也

周公拜手誓首曰

講義云周公因成王懇留義不容辭

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說王命我

來此洛邑極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

王命以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于

天的民及光顯乃烈考武王的功烈

是留後治洛

○孔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余

我來永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

之民是所以不得去於汝大業之父

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
意

孺子來相宅

講義云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
於王有蓋以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
浴邑畫所以為治之道如國之典章
文武講畫的則厚加遵守至過侯殷
之資民前代所播棄的則厚加簡坊
不至遺棄使法度備明賢智效職而
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

質守法的恭德 周家後王之率先
此皆治治之所當務也

○公又言 旁通云此言曰其自時中
人案白誥云早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發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周
本固嘗舉與各公言之此又舉以答
成王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

講義云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廟精之政
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予且敢率此

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效職於浴以篤厚文王武王已成之功烈使之永久而不替用以懋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爲我周後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儀刑使言行政事皆可爲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溥博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子之所歆自盡者承侯之責其容以終辨哉

○大夫皆稱子 春秋列國大夫皆呼之稱子者多

○字先 宋儒周伯忱名字先取此字

○孺子 孔傳云少子 疏云少子呼成王之辭

○單殫也 韻會云增韻揭也通殫 殫來發殷

講義云史臣記周公留浴之後成王適使誥戒殷民因以拒受賜周公禮

數隆重，故周公復命於王，說王歸宗，周不忘，浴邑遣使來，此戒邾、郕、莒、魯，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秬，邶二尊，其詞說這秬，邶之酒，乃明潔，裡教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平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養之物奉享于公，以示隆重，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秬黑黍也

旁通云：正義云：改黑

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秬米

穀也，音孚。爾雅曰：秬，黑黍。秬，一稔二米。郭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詳此則一稔二米，名曰秬，常罕得，既名秬鬯，則不必其皆一稔二米也。

○卣中尊

爾雅：斝，器也。卣，中樽也。旁

通云：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不大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罍彝之間，即周禮犧象，壺着大

山六尊是也。罍者尊之大者也。案禮圖云：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毛詩說金罍大一碩是也。彝、卣、罍三者皆為盛酒器也。

○禮 禮疏云：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禮。禮，散也。又云：文侯之命云：秬鬯一卣，此二卣一告文王，一告武王。王賜臣惟一卣耳。云：學士考云：古註以周公禮文武，故其義與祭皆異。

○獲氏曰：至其禮如祭也。歟。坡傳全文。

○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禮記聘義篇文。

○享有體薦。左傳宣公十六年云：王

享有體薦。註：詩：享則半解其體。宴有

折俎。皆體解節折，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

御當宴。王室之禮也。疏云：王為公侯

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故

不解折。王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

升之於俎，即殺豕是也。其物解折，使
皆可食，共食噉之，其宴飲散豕，其數
無文，若祭祀体解
予不敢宿

講義云：周公說王所賜，非也。明禋之
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者，子豈敢
遽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
息之所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以
禋祭于我文王、武王，於以為王祈福。
畫臣子祝願之忱而已。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旁通云：宿
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
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
祭文武也。

惠篤叙云：

講義云：此即禋文武而為王祈福之
詞。敘文武之保佑也。惠篤叙，惠字是
心安，志順無所拂逆之謂。正有思若
啓之行，若翼之之意。篤叙者，為厚不
忘而次第舉行之也。三字一事，說是

攸好德之福無違自疾是康寧之福
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乃德指文武
言言不惟王之惠篤叙也萬年子孫亦
皆宜君宜王而厭飽乃德則好德之福
所昭者遠矣

○此祭之祝辭 坡傳二以為祝辭
王侔殷云

講義云周公既述為王祈禱之詞又
丁寧說王遣使發戒殷民固有教條
次序然不本諸身則徒法何以自行

王必躬行實踐使殷人都有所感發
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第至於萬
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
嚮服之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於勿
替矣

○承聽受也 說文承受也

○承叙萬年云 全摠札疏

今按坡傳此章二為祝辭

戊辰王在新邑

講義云史臣記成王於戊辰之月在洛

舉行丞祭之禮，因以留周為治洛之
事，告於祠廟。文王之前用赤色之牛，
一武之前用赤色之牛，一廟祭皆用
大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又命
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右逸者
所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
更不他及重其事也。於時諸侯為賓
於王者，以王殺牲禋祭祖廟，都來助
祭而乃入大室之中，用珪瓚酌，拒鬯之
酒灌於地，以降神。其舉行告祭之禮

如此

○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旁通云

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魄為
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二月
亦在七年也。康誥篇首乃治誥脫簡
及召誥洛誥月日皆第七年中事。今
以漢志考之，云周公攝政七年三月
乙亥朔，召誥言二月既望，十六日庚
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也。三月
甲辰朔，惟丙午，肱三月初三也。越三

日戊申初五日也。越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越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異日戊午十五日也。此接康誥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己未也。又召誥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洛誥予惟乙卯即召誥三月十二日也。戊辰王在新邑十二月三十日也。唐孔氏謂此歲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

○燕祭之禮 旁通云冬曰烝 按在新邑烝音義云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

○周尚赤 檀弓周人尚赤牲用騂

○史逸 史記晉世家史逸作史佚

○王賓 孔疏曰王賓異周公音義云

王賓絕句 前編云賓邈也謂邈牲也皆與祭異

○清廟 旁通云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大王之廟為明堂制周

頌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
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
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廟名以其
刑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
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虞賓祀宋 虞賓丹朱也 學士考

曰陳胡公祀東樓公宋微子等之類
稱三恪者皆謂之賓歟

○圭瓚 詩大雅江漢篇釐尔圭瓚
瓚一卣毛傳九命賜圭瓚鉅瓚

蕭簋云郊特牲兔氣歸于天故魄歸
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
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灌用鉅黍
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為貫百二十貫
為築以煮之曰以柶杵以招以擣之
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鬱瓚
用圭瓚盛之于始祭之時灌之于地
使香氣達九泉然後邈牲周礼小宰
祭祀贊王裸將之事注云將為也贊

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祿祿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為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又曰祭有二節日時祭日間祀時祭有四祠禴烝嘗是也間祀有三享嘗進享朝享是也春日祠以其嗣歲也夏日禴以其物薄也秋曰嘗以其穀成也冬日烝以其物衆也享嘗亦秋嘗也朝享者禘也享嘗于不遷之廟

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禘禘皆于冬烝之月行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告祭文王廟于洛邑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祭歲則凡祭之行于秋冬二時者雖禘禘皆得用時祭之名也王命周公後

講義云此承上節而言作冊逸誥作二據看冊即上告文武之冊誥是命周公治洛之誥見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在十二月

籍紀日

此紀月互文以見義也

前編云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

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惟周公誕云

講義云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拜記

周公留洛之終蓋原始要終而言以

公所係之重也

○七年陸音云受命絕句周公攝政

七年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攝

政皆七年云周紀云西伯受命

稱王後十年而崩正義曰十當為九

云異本十作七蓋鄭玄說歟史記

註云武王定位六年崩云學士考

曰算文王崩年則宜為七年歟玄說

亦非無據然蔡氏不取之用吳說為

正旁通云周公攝政七年欲退休

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

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

以為惟七年即攝政七年者非是

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云

前編引大傳曰周公治洛三年之後
允於豐云々前編又云惟七年者即
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前編謂
成王十一年周公薨然則在洛終三
四年與蔡說不合史記并前儒皆謂
周公薨於豐蔡氏以爲不去洛故其
說相乖矣通鑑外紀註云周公薨
年九十九前編云洛誥召誥相爲
始終然洛誥敬無論次辭從其辭事
後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

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
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
也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
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
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定亦或於此
失之

